



南亚研究丛书

论《吉檀迦利》——印度文学文化论集

ON GITANJALI

WRITINGS ON IND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刘 建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南亚研究丛书

论《吉檀迦利》——印度文学文化论集

ON GITANJALI
WRITINGS ON IND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刘 建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吉檀迦利》：印度文学文化论集 / 刘建著. —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000-9878-2

I. ①论… II. ①刘… III. ①文学研究—印度—文集
IV. ①I35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2546号

责任编辑：葛漫丁 朱建毅

封面设计：春天书装工作室

责任印制：乌 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68315606)

网址：<http://www.ecph.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2.75 字数：384千字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00-9878-2

定价：5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南亚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编：薛克翘

副主编：葛维钧 刘建 姜景奎 陈明

丛书前言

自古以来，南亚地区就是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东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的中间站。中国和南亚又是山水相连的近邻，其直接交流的历史异常悠久，而且内容丰富。当前，中国与南亚各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频繁，国家关系紧密、合作空前良好。中国与南亚各国的民间交往也空前活跃，经贸往来、旅游开发，前景广阔。我们需要彼此了解、加深友谊。因此，不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深入开展对南亚各国的研究都显得格外重要。

恰在此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南亚研究丛书》，这是具有远见卓识之举。受出版社委托，由吾人出面组织这套丛书，不胜荣幸。吾人者，五人也，按印度的传统，可以叫作“般遮耶多”（Pancayata，今译潘查雅特），即五人会议或五人小组。由五人小组负责组织稿件、审查质量、决定取舍。

经与出版社协商，这套丛书拟出版两个系列：一是研究系列，二是翻译系列。吾人欢迎学风严谨、有独创性的研究专著和文集，也欢迎文笔流畅、具有出版价值的翻译作品。专著和译著的内容可

以包括南亚学的方方面面，如历史、地理、宗教、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社会，以及政治、经济，等等。

长河浩荡，不弃一涓一滴；高山嵬嵬，不遗一草一石；广厦千寻，有赖一砖一瓦。愿吾人的工作有助于我国南亚学研究的深入，增进国人对南亚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促进中国与南亚各国人民间的友谊。

有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指教。

《南亚研究丛书》编审五人小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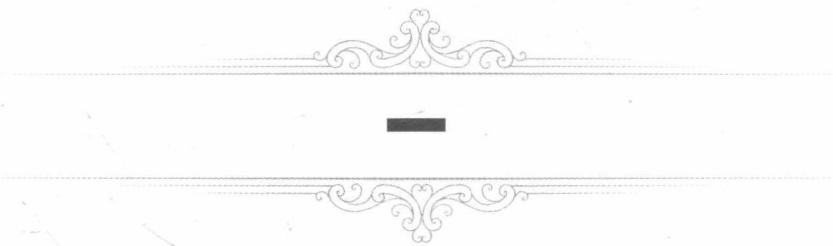
2014年10月28日

目录



一 文学篇	1
试论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创作	3
泰戈尔前期诗歌创作浅论	35
印度古代两大史诗在孟加拉的流传和影响	53
论《吉檀迦利》	69
哲人绝唱 诗界丰碑	
——《泰戈尔诗选》导读	87
泰戈尔的宗教思想	100
泰戈尔与中国	112
在“有限”中追求“无限”的欢乐	
——纪念泰戈尔诞辰150周年	124
泰戈尔与苏联	139
二 文化篇	155
从传统走向现代化	
——对印度文化发展的若干思考	157
印度——伟大的东方文明古国	166
印度古代科学技术	189
孟加拉国的绘画艺术与建筑艺术	204
三 序跋篇	217
《孟加拉掠影》译本序	219

《泰戈尔诗选》前言	225
《乱中之乱》中文版前言	230
《惯于争鸣的印度人》译后记	237
《印度文明》再版后记	244
《人的宗教》再版附记	247
《泰戈尔散文》前言	248
《孟加拉国》导言	251
《印度当代英文短篇小说选》中译本前言	254
《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泰戈尔》前言	260
郑振铎译《新月记·飞鸟集》导读	267
四 杂 篇	271
访印追记	273
加尔各答纪行	
——学术笔记	279
郁郁诗人意 悠悠赤子情	
——谈季美林先生的散文创作	300
老树奇葩照眼明	
——读季美林先生散文近作《病榻杂记》	321
学术巨擘 文化昆仑	
——读《非凡人生——季美林先生》	324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怀念恩师季美林先生	330
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	
——泰戈尔在我心中	339
索 引	343
后 记	347



文学篇

试论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创作^①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是印度近代伟大的文学家。他以丰富而独特的艺术创造，开辟了印度近代文学的一个新纪元，为印度和世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颗艺术巨星将永远在人类艺术的天空发出璀璨的光芒。

泰戈尔是一个全面的艺术天才。在文学艺术的诸多领域，在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等方面，他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泰戈尔以诗人著称于世，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自己只是个诗人，他的诗歌无疑取得了光辉的艺术成就。与此同时，他的短篇小说也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也在印度和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激赏和高度评价。他既是优秀的抒情诗人，也是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他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宗教抒情诗集《吉檀迦利》固然功不可没，而他在短篇小说的创作方面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生动地反映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的孟加拉社会生活，广泛地触及这一社会的种种问题，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独具个性的人物形象，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进步倾向。在短篇小说的艺术手法方面，他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大师的本色，并在以后的创作中作了种种探索，逐步形成了以浓郁的抒情性为鲜明特色的艺术风格。他的艺术成就使他在世界短篇小说之林卓然特立。泰戈尔与举世公认的一时代的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1850~1893）、契诃夫（1860~1904）相比毫不逊色。他们可谓鼎足而立，各有千秋。他们可以被并称为近代世界短篇小说创作的三杰。

^① 本文是作者在季羡林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硕士论文。赵国华先生为本文的修订提供了宝贵意见。谨记于此，以志铭感。本文摘要和第四节曾发表于《南亚研究》1994年第4期，题为《泰戈尔短篇小说中的抒情风格》。

一、泰戈尔短篇小说创作的两个时期

泰戈尔是孟加拉语短篇小说的开创者与奠基人。泰戈尔之前的孟加拉语文学虽然有一千余年的发展历史，但在题材上、体裁上及语言上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在体裁上与短篇小说相近的民间故事，主要是基于往世书以及其他神话传说的宗教故事，由职业说书人世代相传。在这些故事中，由神魔担任主人公，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很少直接涉及。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入印度后，由于战乱和饥荒，18世纪下半叶，“文化生活实际上在孟加拉消失了”^①。19世纪上半叶，随着孟加拉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不断发展，罗姆·摩罕·罗易（Ram Mohan Roy, 1772~1833）发动启蒙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创立了孟加拉语文学中的散文文体，以向民众传播新思想。随后，发生了孟加拉全面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的孟加拉语短篇小说应运而生。泰戈尔犹如一位拓荒者，在现代短篇小说这一崭新的文学园地不懈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1877年发表处女作到1941年逝世，他一生共写了90多篇短篇小说。这漫长的60多个春秋，可以1901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泰戈尔最初是以抒情诗人的身份登上孟加拉文坛的。1881年，他创作诗集《黄昏之歌》（*Sandhya Sangeet*）。这些诗大多是些自我抒情之作，充满青年人莫名的忧郁与痛苦，颇有些“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丑奴儿》）的意味。这与诗人的生活状况是分不开的。他出身于名门望族，自幼关在自家的宅邸内，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所见者小，所思者狭，不能不限制了他初期的文学创作。

其实，泰戈尔对外部世界是极感兴趣的。他少年时代曾随父前往喜马拉雅山旅行，随兄到谢丽达（Shelidah，今属孟加拉国库什蒂亚县）^②巡视家族的田产。19世纪80年代，他先后在孟加拉及印度其他地区游历。这些活动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与人生，激发了他最初的短篇小说创作的灵感。可以说这是他短篇小说创作的序曲。

^① J. C. Ghosh, *Bengali Literature*, London: Curzon Press, 1976, p. 96.

^② Shelidah是一个英文化的地名。据传，一位姓谢利（Shelley）的英国靛蓝种植园主曾在此经营；另外，这里是戈拉伊（Gorai）河与帕德玛（Padma）河交汇并形成旋涡（daha）的地方。此地由此得名，多用于英文文献。孟加拉文写法为Shelaidaha，音译为西莱达豪。

泰戈尔在文学杂志《智慧之芽》(*Gyanankur*) 上发表第一首长诗《野花》(*Banaphul*, 1875) 之后不久, 就在文学期刊《婆罗蒂》(*Bharati*, 亦可意译为《印度之声》) 上刊布第一篇短篇小说《女丐》(*Bhikarini*, 1877)。小说以克什米尔边远山区为背景, 描绘了一个纯洁无瑕的少女卡玛拉的爱情悲剧。她在情人从军后, 为生活所迫而外出行乞, 不幸先后落入土匪和高利贷者的魔爪之中。情人归来后, 旧好难归, 含恨死去。看来, 泰戈尔在短篇小说创作之始, 就表现出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 对穷人和妇女的同情, 和对为富不仁者的谴责。这篇小说还显示了他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写景能力以及独特的抒情能力。尽管这篇小说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还不够成熟, 但我们却可以从中发现他后来创作的基本倾向。《女丐》中萌芽的艺术特点在他后来的短篇小说创作中逐渐演变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短篇小说《女丐》与长诗《野花》, 同是泰戈尔喜马拉雅山之行的产物。不过, 在《女丐》发表后的七年间, 他虽然写了一些抒情诗, 却没有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直到1884年, 他才又在《印度之声》上发表了《河边的台阶》(*Ghater Katha*), 在《新生》(*Nabajiban*) 杂志上发表了《大路》(*Rojpather Katha*) 这两个短篇。《河边的台阶》历来编在泰戈尔短篇小说集的卷首, 是他短篇小说创作正式开始的标志。从背景和内容看, 这是他80年代初期在乡间观察到的生活的反映。此时, 他还是个生活的旁观者, 只是从远处观望人们的生活, 而尚未进入他们的内心深处。从这一诗一文问世后, 他的创作激情就开始沿着两条渠道奔涌向前。

泰戈尔短篇小说创作高峰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这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 是他一生中最多产也最辉煌的时期。他的短篇小说的主要成果就产生于这一时期。这时, 他的思想成熟了, 艺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诗歌、短篇小说、戏剧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从他的笔端倾泻而出。他在十年间创作了九部诗集。在写下众多优秀抒情诗的同时, 他还创作了大量卓异的短篇小说。作为诗人, 他不时驰骋于浪漫瑰奇的遐想之中; 作为小说家, 他又常常站立在苦难重重的大地上。当然, 他的诗不乏现实主义的精神, 而他的短篇小说也时而闪烁着浪漫主义的奇光。

泰戈尔之所以能在19世纪90年代进行短篇小说创作, 与他在孟加拉东北部帕布纳县(今属孟加拉国)帕德玛河(*Padma*, 一译博多河, 属恒河下游)畔的谢丽达等地经管家族田产密切相关。1890年底, 他在父亲的再三坚持下只

身来到这里定居。这是他文学生涯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在这里，他常住一条房船上，随波漂荡，任意东西。他家的田产散在四处，他要不时乘船或坐车巡视。这使他有机会充分欣赏孟加拉的秀丽风光。不过，他并没有只是寄情自然，做个一味吟风月、弄花草的田园诗人，相反，他开始广泛接触下层社会的人民大众。他常在上午处理农事，接见佃户，倾听他们的呼声。此外，他还接触过乡村教师、邮局职员、学生、村妇、木匠、船夫、渔民等各种各样的人物。他在与这些淳朴善良的人们的交往中，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他在1893年5月11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在这里还有别样的乐事。有时，我们的质朴而又忠实的老佃户当中，会有这个人或那个人前来看我——他们的崇敬之情毫不做作！他们的敬意之中蕴含着瑰丽的质朴和诚挚，在这方面，他们比我伟大多了。……透过他们那衰弱、皱缩、老迈的躯体，一种柔和而又质朴的灵魂，闪射出夺目的光彩。”^①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诗人，对农民能有如此朴实的感情，实属难能可贵。

泰戈尔在与乡村社会民众的往来中，看到并熟悉了他们的实际生活，了解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孟加拉广大农民的深重苦难引起了他的由衷同情。他在1892年5月10日写的一封信中，集中表达了他的这种思想：“我不知道，比较平等地分配财富的社会主义理想能否实现，如果不能，那么上天的安排就实在太残酷了，而人也真是一种不幸的生物。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苦难存在，那就让它存在吧；但总应该留下一线光明，至少留下一点希望的闪光，以促使人类中较高尚的部分，怀着希望，不停地奋斗，以减轻这种苦难。”^②这封信充分表现了诗人对贫富悬殊、人剥削人的黑暗社会的强烈不满与巨大失望，表现了他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他对一种理想社会的憧憬。从那时起至逝世的50年间，人道主义思想使他一直关心农民的命运，并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而不懈努力。人道主义思想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构成了泰戈尔短篇小说创作的基础。

总之，东孟加拉乡间生活对泰戈尔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激发了他高度的创作热情。在这里，他深入观察生活，找到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农民贫困悲惨的生活使他认识到，自己应当“唤起人民的思想，使他们肩负起自己的

① Rabindranath Tagore, *Glimpses of Bengal*,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21, p. 104.

② Ibid., p. 102-103.

责任”。^①因此，可以说，没有这一段生活，就没有短篇小说家泰戈尔。

泰戈尔自然也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他在旧式农民身上看不到出路和希望。他看到了旧制度的罪恶，却没有推翻这种制度的自觉要求；他目睹了殖民主义者的专横，却又长期未能认识殖民主义的实质；他真诚地同情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却只是幻想通过一己的改良来改变他们的处境；他认为艺术要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却又不能总是深入他们的心灵深处；他甚至不时抛开广阔的现实生活，沉溺在个人精神生活的天地里，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我们在研究他的短篇小说创作时，应充分注意到这些具体情况。

19世纪90年代，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1891~1895年这一时期。五年间，他写了四十四篇短篇小说，约合每年九篇，占其短篇小说创作总量的近半。他的许多优秀短篇小说都写于这一时期，其中包括：《还债》(Denapaona)、《邮政局长》(Postmaster)、《愚蠢的拉姆卡纳伊》(Ramkanaiyer Nirbuddhita)、《隔阂》(Byubadhan)、《塔拉普拉松的业绩》(Taraprasanner Kirti)、《少爷的归来》(Khokababur Pratyabartan)、《委托保管的财产》(Sampatti Samarpam)(1891)；《髑髅》(Kankal)、《解脱》(Muktir Upaya)、《弃绝》(Tyag)、《是活着还是死了？》(Jibita o Mrita)、《一夜》(Ek Ratri)、《流失的金钱》(Svarna Mriga，一译《金鹿》)、《喀布尔人》(Kabuliwala)、《假日》(Chhuti)(1892)；《素芭》(Subha)、《摩诃摩耶》(Mahamaya)、《编辑》(Sampadak)、《小妾》(Madhyabartini)、《判决》(Shasti)、《结局》(Samapti)、《原来如此》(Samasya-puran)、《练习本》(Khata)(1893)；《来犯者》(Andhikar Prabesh)、《太阳和乌云》(Megh o Raudra)、《赎罪》(Praya Shchitta)、《法官》(Bicharak)、《深夜》(Nisithe)(1894)；《姊姊》(Didi)、《吉莉笆拉》(Manbhanjan)、《祖父》(Thakurda，又译《凯依拉斯老爷》)、《饕石》(Kshudhita Pashan)、《客人》(Atithi)、《如愿》(Ichchapuran)(1895)，等等。这些作品绝大部分发表在文学月刊《萨陀那》(Sadhana，亦可意译为《实践》或《奋进》)上，并从1894年起陆续汇编成集出版。《萨陀那》虽然只是泰戈尔家族创办并编辑的刊物，但它在孟加拉语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却堪与先贤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主持的名刊《孟加拉之镜》(Bangadarsan)媲美，在加尔各答的文学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泰戈尔在1894年11月成为《萨陀那》的主

^① Hiren Mukerjee, *Tagore: He Himself a True Poem*, New Delh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61, p. 96.

编。不过，由于资金问题和种种不便，《萨陀那》于1895年10月停刊。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亦随之中断。

从1898年5月至1899年4月，泰戈尔出任文学月刊《婆罗蒂》主编。与此同时，他恢复短篇小说创作。他在1898年和1900这两年，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其中包括：《幻灭》(Durasha)、《献祭》(Putrayajna)、《加冕》(Rajtika)、《失去的珠宝》(Manihara)、《复明》(Dristidan)(1898)；《王子与王妃》(Sadar o Andar)、《得救了》(Uddhar)、《撩开新娘面纱之时》(Shubhadristi)(1900)，等等。名篇《美丽的邻居》(Pratibeshini)及《无法挽救的灾祸》(Ulukharher Bipad)，究竟何时发表于何种杂志，迄无所知。1900年和1901年出版的两个孟加拉文版《泰戈尔短篇小说集》分别收录了这两个短篇。由此不难判断，它们也是90年代的作品。这样，在整个90年代，泰戈尔在十年间就写了五十九篇短篇小说，约占他毕生短篇小说创作总量的三分之二。

泰戈尔的这些短篇小说主要反映了19世纪后期孟加拉农村的生活。长期的封建剥削、殖民压迫以及天灾的频仍侵袭，使得广大农民过着贫困、悲惨、愚昧、麻木的生活。泰戈尔在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对这种社会现实都有所反映，但以短篇小说的描写最为强烈也最为深刻。此外，他在乡村生活期间，并未完全脱离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对于这一阶层的生活，他也非常熟悉，并在小说中予以表现。他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大都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为后世留下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的画图。

1901年岁暮，出于对子女健康和教育的考虑等原因，泰戈尔离开了谢丽达，前往加尔各答附近的圣蒂尼克坦(Santiniketan，亦可意译为“寂乡”)创办了一所小学。他在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说：“人的天性总是认为，我们即将离别的东西更为美好。谢丽达与我的既快乐又悲伤的记忆——尽管快乐多于悲伤——难解难分。不过，现在待在这里却并非一年中最好的时光。一切都浸在露水中，薄雾直到上午八点才散去，浓雾又在傍晚出现。井里和池塘里的水位很低——疟疾在蔓延。我们离开谢丽达是对的：如若我们继续留在这里，孩子们可能业已病倒。博尔普尔^①更为洁净，也更有益于健康。可是，这里大片大片的玫瑰在怒放！巨大的美丽的玫瑰。四周弥漫着金合欢花迷人的气息。”^②诗

① 博尔普尔(Bolpur)，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小镇，原先为村庄，1860年通火车，与圣蒂尼克坦毗邻。

② Rabindranath Tagore, *Chithipatra*, Vol. I, Calcutta: Visva-Bharati, 1942, p. 96.

人就这样怀着眷恋之心离开故地，同时开始谱写人生新的篇章。

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创办的这所小学，成为他在1921年创办的国际大学的先河。他的后半生，除出国访问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里，虽然与附近农民还有接触，但主要生活在知识分子之中。他的思想和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短篇小说创作的盛期过去了，尽管他并未完全放弃这一文学样式。1901年，他发表中篇小说《覆巢》(*Nashtanirh*)；1903年，他发表长篇小说《小沙子》(*Choker Bali*)。它们基本上以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为题材，在艺术手法上侧重于对人物内心冲突的描写。这种题材上、艺术上的新探索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短篇小说创作，使之呈现出新的不同的风貌。因此，可以将泰戈尔1901年之后的短篇小说创作算作他短篇小说创作的后期。

1903~1911年，泰戈尔创作了为数不多人的几篇短篇小说，其中包括《埋藏的珍宝》(*Guptadhan*, 1904)、《教师先生》(*Master Mashai*, 1907)、《拉什莫尼的儿子》(*Rashmanir Chhele*, 1911)、《履行了的诺言》(*Panraksha*, 1911)等。1914年是他短篇小说创作后期的一个丰收年。其间，他的一个晚辈亲戚创办文学杂志《绿叶》(*Sabuj Patra*)，维持该杂志声望的重担落在诗人肩上。他一连为之撰写了七篇短篇小说，其中包括《海曼蒂》(*Haimanti*)、《妻子的信》(*Strir Patra*)、《最后一夜》(*Shesher Ratri*)、《不知名的姑娘》(*Aparichita*)等。1917年，泰戈尔又为该杂志写了《第一号》(*Payala Nambar*)、《新郎与新娘》(*Patra o Patri*)等三篇短篇小说。此后，随着年事日高和国际活动的增加，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创作急剧减少。十余年间，他只零星写了《艺术家》(*Chitrakara*, 1929)、《偷来的宝物》(*Chorai Dhan*, 1933)、《星期日》(*Rabibar*, 1939)、《最后的话》(*Shesh Katha*)以及《实验室》(*Laboratory*, 1940)等作品。

泰戈尔在其短篇小说创作的后期，共写了三十多篇短篇小说。这样，他在六十余年的文学生涯中，一共创作了九十多篇短篇小说。国际大学出版社刊行的孟加拉文版《泰戈尔短篇小说集》(*Galpaguchchha*, 1964)，共收入他发表过的短篇小说九十五篇。需要说明的是，在学术界，对于他的短篇小说数量存在异说。这是因为，学者们对他的少数几篇短篇小说的体裁分类存在不同看法。例如，收入《泰戈尔短篇小说集》中的《覆巢》，篇幅长达四十四页，被不少人认为是一部中篇小说。此外，孟加拉语文学传统习惯将寓言和小说都称之为galpa。例如，读者所熟知的《纸牌国》(*Ekta Asharhe Galpa*, 1892)，其实是一篇讽刺印度种姓制度的寓言。再如，《一个古老的小故事》(*Ekti Kshudra Puratan*